



文学新观察

报告文学如何重现辉煌？

李朝全

曾经的辉煌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风起云涌，涌现出诸如《哥德巴赫猜想》、《扬眉剑出鞘》、《小木屋》、《祖国高于一切》、《强国梦》等一大批在全国引起轰动效应的作品，从此，报告文学“蔚为大观”，确立了自己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并驾齐驱的文体地位。进入1990年代，也出现了《无极之路》、《没有家园的灵魂》、《马家军调查》、《落泪是金》等众多口口相传的作品。可以说，那个年代是报告文学的黄金期，每当一部新作问世，几乎都会有成千上万的读者，都能引发全社会一场热烈的讨论。好作品层出不穷，数不胜数。大量的作品为广大读者所津津乐道、耳熟能详。

进入21世纪，尽管也出现了诸如《长征》、《解放战争》、《天使在作战》、《中国高考报告》、《新教育风暴》、《震中在人心》等一些影响较大的作品，但整体上，报告文学创作出现了明显的滑坡，其社会影响力急剧下降。于是，许多人都在质询：今天的报告文学到底怎么了？报告文学难道变味了？不受大众欢迎与待见了？

当下报告文学：喜忧参半

对当前的报告文学创作，存在着两种极端化的评价。一种意见认为报告文学糟得很，一种认为好得很。认为糟得很的人举出这样的例子：报告文学期刊因读者匮乏已无法生存，只有靠卖版面、登广告来谋利生存，2009年《报告文学》杂志在被媒体揭发后停刊即是例证；一些报告文学作家被利益所驱动，主要从事有偿写作，创作的多为“命题作文”、“表扬稿”甚至是“广告文学”；多数作品文学性不足，精神品质匮乏。认为当下报告文学好得很的人，则列举出在历次国家有难或有重大活动时，报告文学作家总是身先士卒，出现在现场，采访创作出众多感人至深的作品；在国家级文学奖项中报告文学比例大，大批优秀新作分量很重，专业读者中好评如潮；一些纪实作品比长篇小说更加畅销，有的还被改编成影视、译介到海外。

事实上，前者可被视为社会普通公众的看法，后者大多为热爱报告文学的作者、编辑和评论者的观点。这两种意见都失之偏颇。客观地来观察当下的报告文学，应该综合以上两种意见。诚然，在抗击非典、抗震救灾、载人航天、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重大事件中，报告文学作家从来都是主动出席，参与并担当，积极发声，为民族记录下了一卷卷生动可感的心灵史档案。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评奖中，报告文学作品往往占据全部文艺类图书的半壁江山。在当前文学市场普遍下滑和不太景气的情形下，每年都有一些非虚构纪实类作品深受读者拥趸。同时，我们也应承认，报告文学自身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极大下降，批判性、战斗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明显削弱，尤其是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显然不足，写作风险剧增，专业作者后继乏人。报告文学形势严峻，面临危机。

当然，我们也应理智地看到，报告文学的困境实际上折射文学整体的处境。在这个全媒体时代，文学已经不可能像1980年代那样，处于大众精神文化消费的核心位置。文学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逐渐降低影响甚至淡出公众生活，都不会是空穴来风之谈。文学整体的阅读、接受、形势大大不容乐观。文学阅读快感、便捷式追求、文学出版的趋利性，都决定了文学的主流市场取向，也将辐射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在创作领域出现急功近利，一味追求迎合读者和市场，这种取向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都会存在。

路在脚下：解决危机之道

文学不能没有读者。读者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不能片面追求满足读者最低的精神需求——阅读快感与便捷，要在满足的同时致力于提高和促进，即提升读者的思想文化素质和艺术审美能力。



这，也是当下报告文学所亟需关注并努力奉行的。文学市场的发展态势谁也无法阻挡和扭转。但是，作为全部艺术最基础性的工序及母本，文学任何时候都将存在，都拥有存在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报告文学亦然。为了给报告文学的发展谋求更加广阔的空间，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要解放思想，倡导“大报告文学”概念。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范畴及边界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大报告文学”的概念深入人心。报告文学是中国特色的文体，它可以包括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感染力的口述实录、调查报告、回忆录、传记、家族谱传、方志、史传、访谈、日记、笔记、档案、通讯特写等一切纪实类非虚构作品。它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不能将无法被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所接纳的文学作品排除在外。

2010年前后，“非虚构创作”形成潮流，大有取代报告文学而代之势。因此，有些酷爱报告文学的人士坚决抵制这个概念。然而，实际上，非虚构创作潮的出现，不啻为对报告文学的一次刷新激活，它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报告文学的疆域，扩大了报告文学的社会影响。非虚构创作与报告文学从价值取向和创作要求上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要求忠于事实的真实，要求所写作的对象和内容遵

循非虚构的底线。非虚构作品大致等同于“大报告文学”的概念。二者的区别在于，非虚构是一种写作手法及创作选择，它指明的是作品的基本特征或属性，不是一个文体或文学门类的概念。而报告文学则是一种文体，它的特质是非虚构、真实性。我们要鼓励和倡导非虚构创作。

其次，报告文学要克服自身的短板。要树立以读者为中心的创作取向。以读者为中心，指的是以读者的关切、期待和需求作为自己选材、创作的基本考量。要书写那些社会关注度高、百姓反映强烈的事件、人物和主题。报告文学应该认真传承积极介入社会生活、客观反映和揭示社会问题的品格，贴近现实人生、呼应大众关切、参与生活、“干预现实”，描写社会难点疑点焦点热点话题。譬如，《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看似描写的是个老套的内容，但是作者却紧紧切中当下社会信仰危机这一重大课题，因此作品出版后备受关注和欢迎。《共和国粮食报告》、《北京风暴》分别关注国家的粮食安全以及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广受好评。报告文学要在新闻结束处再出发、深挖掘，加强作品的思想性，增强对现实生活的阐释力、解析力、批判力。要克服艺术性弱的缺点，从生活中提炼鲜活的细节情节及人物，增强戏剧性冲突和故事性。《一个孩子的战争》去年跻身畅销书排行榜，即缘于此。

其三，要加强优秀作品的宣传推介。据说《娘》一书的版权已经达到160万元，而与该书主题、内容相似的《姥娘》，影响则大大不如，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作品的优劣高下，而在于市场营销方面存在很大差距。这是一个眼球经济的时代，报告文学每年都有不少好作品，进行认真的“吸睛”推介，无疑可以让更多的读者看到并接受这些作品。

同时，要在报告文学的传播途径以及实现影响力的方式上进行根本变革。电视台纪录频道、纪实节目、纪录片等，都是报告文学的新载体、新延伸。报告文学可以在影像、视频、微电影、网络、图像化阅读接受中找到重大的生机和发展机遇。要主动合作，主动适应全媒体时代文学传播的新形势。

其四，关键在人才。报告文学要重振雄风，再现辉煌，人才匮乏是主要瓶颈。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对报告文学作者的扶持及培育力度，拓宽培养渠道，改进培养方式。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更多的作者加入到报告文学创作中来。

目前，报告文学挑战与机遇并存，危机与生机同在。鼓动不计其数的网络写手和青年作者加入创作队伍，推动报告文学实现形式的多媒体化、大众化，提升报告文学自身的素质，报告文学的再造辉煌，才不会是一句空话。

那个叫带灯的女子

贾平凹

前不久，我结识了山区一位乡镇干部，她是不知从哪儿获得了我的手机号，先是给我发短信，我以为她是一位业余作者，给她回了信，她却接二连三地又给我发信，要是平常，我简直要烦了，但她写的短信极好，这让我惊讶不已，我竟盼着她的信来，并决定山高路远地去看看她和生地养她的地方。我真的是去了，就在大山深处，她是个乡镇政府干部，具体在综治办工作。如果草木是大山灵性的外泄，她就像是崖头的一株灵芝，太聪慧了，她并不是文学青年，没有读很多的书，综治办的工作又繁忙烦琐，但她的文学感觉和文笔是那么好，令我相信了天才。在那深山的日子里，她是个滔滔不绝的倾诉者，我是个忠实的倾听人，使我了解了另一样的生活和工作。她又领着我去走村串寨，去给那特困户办低保，去堵截和训斥上访的人，她能拽着牛尾巴上山，采到山花了，把一朵朵别在头上，买上蜂蜜，摘山果子，她跑累了，说你坐在这儿看风景吧，我去打个盹，她跑到一草窝里蜷身而卧就睡着了，我远远地看着她，她那彩子上的花在风图案里花全活了，从身子上升上来到风中摇曳鲜艳。

从她那儿的深山回来不久，我又回了一趟我的老家。那个在大深山的乡政府干部，我们已经成了朋友，每天都给我发信，每次信都是几百字或上千字，说其工作和向往，似乎什么都不忌讳，欢乐、悲伤、苦闷，如我在老家的那个侄女，给你嘎嘎地抖着身子笑的没死没活了，又破口大骂那走路偷吃路边禾苗的牛和那长着黄爪嘴就是不肯吃食的猪。她竟然定期给我寄东西，比如五味子果，鲜菌陈，核桃，蜂蜜，还有一包又一包乡政府下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报表、工作规划、上访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有一次可能是疏忽了吧，文件里还夹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误而新写的检查草稿。

当我在看电视里的西安天气预报时，不知不觉地也关心了那个深山区的天气预报，就是从那时起，我冲动了写《带灯》。

在写《带灯》过程中，也是我整理我自己的过程。通过写《带灯》我进一步了解中国农村，尤其深入了乡镇政府，知道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我的心情不好，可以说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这些问题不是各级组织不知道，都知道，都在努力解决，可有些能解决了，有些无法解决，有些无法解决了就学猫头鹰撒尿，或者见怪不怪，熟视无睹，自己把自己眼睛闭上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吧，结果一边解决着一边又大量积压，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政治生态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一颗麻疹出来了去搔，逼得一片麻疹出来，搔破了全成了麻子。

正因为社会基层的问题太多，你才尊重了在乡镇政府工作的人，上边的任何政策、禁令、任务、指示全集中在他们那儿要完成，完不成就受罚，挨训被骂，每个系统的上级部门都说他们要抓的事情重要，文件、通知雪片似的飞来，他们只有两只手呀，两只手仅十个指头，而他们又能解决什么呢，手里只有风油精，头疼了抹一点，脚疼了也抹一点，他们面对的是农民，怨恨像污水一样泼向他们。这种工作职能决定了它与社会摩擦的危险性。在我接触过的乡镇干部中，你同情着他们地位低下，工资微薄，喝凉水，受气挨骂，但他们也慢慢地扭曲了。弄虚作假，巴结上司，极力要跳出乡镇，由科级升迁到副处级，或到县城里寻个轻松岗位，而下乡到村寨了，却能喝酒，能吃鸡，张口骂人，脾气暴戾。所以我才觉得带灯可敬可亲，她是高贵的，智慧的，环境的逼仄才使她的想象无涯啊！

认识了带灯，了解了带灯，带灯给了我太多的兴奋和喜悦，也给了我太多的悲愤和忧伤，而我所要写的《带灯》都一定是文学的，这就使我在动笔之前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长篇小说《带灯》后记节选）

作家谈

作家进行时

二月河称应编纂现代版《四库全书》

盛世修文。二月河认为，如今我们这么大的国力、财力，可以集中一批有识之士和专家，对于我们自身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梳理，把哲学、历史、政治、社会学、宗教、民俗等文化分成板块进行研究，可以造就一批文化工程，类似于像《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还可以成就一大批权威性的文化大家、文化巨匠。

“这对于提高我们国家的文化知名度，增强我们国家的文化自信心，增强我们华夏民族文化在世界上取得应有的地位和荣耀，好处不言而喻。”二月河说。 据大河网报道

阿来：年轻人不能只看《泰囧》不看《1942》

全国人大代表阿来每年都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在三江源、若尔盖草原等藏区穿行。他计划用3至5年的时间走遍所有藏区，他把这样的行走作为写作、了解民情、观察社会的一种方式。阿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天，存在过度的文化产业化现象，追求利润至上。最畅销的书是情战、商战、官战书。电影《1942》，我个人觉得是好电影，但百姓已不看这样的电影，文化等同于娱乐了。一部《泰囧》，年轻人都去看，我不反对。但如果所有观众，都不看《1942》，只看《泰囧》，那这个社会就没有什么文化感觉了。” 据《光明日报》报道



安妮宝贝：于写作中见自己、见天地

写完随笔集《眠空》之后，作家安妮宝贝有新生感，她说“我们的确有可能时时刻刻成为一个新的自己，具备无限的生机和活力”。2011年，她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宴》。她认为，写作《春宴》如同翻过一个山头。写作《眠空》则像是，她停歇住，收拾凌乱、平息急促、吹吹微风的那么一种记录——“是一种内心的觉知和清理”。2013年伊始，《眠空》和她对藏书家韦力的长篇访谈集《古书之美》一同出版。

据《新京报》报道



水龙吟·梅

王蛰堪

千红一例都休，孤芳恰是春时候。黄昏雪霁，庭前喜见，一枝独秀。占尽风情，无言应笑，天桃嫩柳。爱绿莹镜额，红潮泛露，经年别，浑依旧。

曾几几宵对酒，伴琼姿岁寒相守。萧萧月冷，停杯乍觉，暗香盈袖。可惜流光，伤心唯向，梦边携手。倩玉蕊留夜，幽窗燃烛，共吟瘦。

神州



冬，看似对立，其实你我互在逐渐转化。

崔颢《黄鹤楼》。一看题目，读者满含好奇，黄鹤在哪儿？谁人胆大不打招呼不请假骑上就走？空落落一座楼，情何以堪？观景吧，虽无鹤飞仍有景可赏，有诗情可见。

大体诗意加上好的表达，谁先写就是谁。李白不傻，自付未必能比崔颢写得好，给黄鹤楼留地儿——链接自己一段佳话，给诗坛留地儿，才有群星璀璨众星捧月之盛唐气象。诗多，诗人多，好诗才可能多。

宋朝武将岳飞除抗金故事家喻户晓，那首《满江红》也诵读者众。这首词壮怀激烈，气场强大；作为文学情感饱满才华飞扬，“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读者很快被带入词的语境。“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链接的历史历历在目。近千年过去，秦桧至今不敢从汹汹民意的钉板上爬起，为历史判决

一个人一首诗

——读古典诗词有感

高红十

唐宋两朝，诗人如云，诗歌如雨。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陆游等洋洋洒洒，诗作万千，猜想他们就着诗穿衣吃饭骑马上船醉洒截跟斗，诗是生命，诗是生活……今人随口怕背不出几十？

依笔者眼光（不强加旁人），有几人的单首诗影响力不逊色前几位。注我册者：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贺知章《咏柳》，王湾《次北固山下》，崔颢《黄鹤楼》，还有宋代武将岳飞的《满江红》。前辈一定在最佳状态下创作，诗才得到最大迸发！

一个人，一首诗，脚踏时光浮桥历史铁索，嗖嗖而过。被千百年千百个选家吟咏把玩，苛刻挑剔，落墨圈定；又被历朝历代读者首肯认同，此乃诗者读者之大幸矣！

陈子昂，寿短诗少，大多数人看到的就《登幽州台歌》。这首诗膝上三寸短得不好意思再短，拢共四句二

十二个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蕴含其中抱负情怀却久远阔大深长。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把春江月夜景色一网打尽，此诗可舞可舞，锻炼读者想象力。笔者喜欢诗开头两句端庄宏大“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诗中两句天真问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结尾两句的收束与笃定“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人人皆知贺知章《咏柳》精妙在最后一句，保不准老贺写诗时，老婆在旁边动剪刀做针线，于是“二月春风似剪刀”破障而出。

王湾《次北固山下》笔者极为喜欢。尤其第二联“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摘引率极高，如同陆游另一联“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第三联两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除却对仗自然工整，还有那么点哲学。日从夜生，春孕残